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二十六

市糴考

市舶互市

宋寧宗開禧三年住博買乳香

初茶鹽礬之外惟香之為利博故以官為市高宗建炎四年泉州抽買乳香一十三等八萬六千七百八十八斤有奇詔取赴權貨務打套給賣陸路以三千斤水

路以一萬斤為一綱紹興元年詔廣南市舶司抽買  
到香依行在品搭成套召人算請其所售之價每五  
萬貫易以輕貨輸行在孝宗淳熙二年柳桂寇起以  
料買乳香為言詔湖南路見有乳香並輸行在權貨  
務免料降十二年分撥權貨務乳香於諸路給賣每  
及一萬貫輸送左藏南庫十五年以諸路分賣乳香  
擾民令止就權貨務招客算請光宗紹熙三年以福  
建船司乳香虧數詔依前博買至是乃住博買至嘉

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銀博買洩之遠夷為可惜命有司止以綿帛錦綺瓷漆之屬博易聽其來之多寡若不至亦任之不必以為重也

宋史王居安傳曰寧宗初居安知興化軍條奏便民事言番舶多得香犀象翠崇侈俗洩銅鋸有損無益宜遏絕禁止

又儒林傳曰番舶至泉州者畏苛征歲不三四嘉定中真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首寬之至者

驟增至三十六艘

理宗寶祐六年八月詔申嚴倭船入界之禁

景定四年七月置榷場於樊城

時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率所部入於元四  
川宣撫使呂文德復瀘州進開府儀同三司整言於  
元世祖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  
人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乃使使請於  
文德文德許之元使者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

每為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為請於朝開  
權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  
壁元又築堡於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  
出兵哨掠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所賣以書諫  
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耳

臣等謹按食貨志及孝宗紀乾道元年襄陽鄧城  
鎮壽春花靨鎮光山縣中渡市皆置權場以守臣  
措置通判提轄五年省提轄官淳熙二年臣僚言

溪峒緣邊州縣置博易場官主之七年以塞外諸  
戎販珠玉入黎州官常邀市之贖貨啟釁非便止  
令商賈百姓收買八月詔禁黎州官吏市番商物  
又汪大猷傳孝宗時大猷知泉州毗舍耶嘗掠海  
濱居民歲遣戍兵防之戍兵以真臘大賈為毗舍  
耶犯境大猷曰毗舍耶面目黑如漆語言不通此  
豈毗舍耶耶遂遣之故事番商與人爭鬪非傷折  
罪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俗者苟在

吾境當用吾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萬詔泉廣二  
州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  
銷銅奈何為其所役卒不與皆係寧宗以前互市  
事馬端臨考所未載今附記之

恭帝德祐元年三月詔復茶鹽市舶法

五月罷市舶分司令通判任舶事

先是乾道二年罷兩浙路提舉以守倅及知縣監官  
共事轉運司督之三年詔廣南兩浙市舶司所發舟



還因風水不便船破檣壞者即不得抽解至是復有是令

臣等謹按食貨志舊法細色綱龍腦珠之類每一綱五千兩其餘犀象紫礦乳檀香之類為麤色每綱一萬斤凡起一綱遣衙前一名部送支脚乘贍家錢一百餘緡大觀以後張大其數象犀紫礦皆作細色起發以舊日一綱分為三十二綱多費脚乘贍家錢三十餘貫至乾道七年詔廣南起發麤

色香藥物貨每綱二萬斤加耗六百斤依舊支破  
水脚錢一千六百六十二貫有奇淳熙二年福建  
廣南市舶司麁細物貨並以五萬斤為一綱光寧  
以後不可考矣

遼太宗時雄州高昌渤海立互市以通南京西北諸部  
高麗之貨

時女直以金帛布蜜蠟諸藥材及鐵馬鞍鞵于厥等  
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膠魚之皮牛羊駝馬毳罽等物

來易於遼者道路經屬

遼史地理志曰上京南門之東有回鶻營回鶻商  
販留居上京置營居之

會同二年五月禁南京鬻牝羊出境

聖宗統和十五年七月禁吐谷渾別部鬻馬于宋  
二十三年振武軍及保州並置榷場

時北院大王耶律舒嚕以本部俸羊多闕部人貧乏  
請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歲易南中之絹彼此利之

臣等謹按是年即宋真宗景德二年也先是二十二年十二月澶淵之役彼此議和至是年二月復置榷場於振武軍馬端臨考亦載景德初通好北戎乃復於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榷場當亦在是時興宗重熙八年五月禁朔州鬻羊於宋

十一年六月禁遼銀鬻於宋

遼鄰國市易物

女直國以金帛布黃蠟天南星人參白附子松子蜜

等於邊上交易訖即歸本國契丹商賈人等亦入其  
國交易

烏舍國阿里眉國波國魯國等歲以大馬蛤珠青鼠  
皮貂皮膠魚皮蜜蠟諸物販與北番任便往來交易  
鐵离國阿里眉國以王馬蛤珠鷹鶻青鼠貂鼠等皮  
膠魚皮等物交易

靺鞨國以細鷹鶻鹿細白布青鼠皮銀鼠皮大馬膠  
魚皮等交易

鐵離喜失牽國以羊馬牛駝皮毛之衣交易

蒙古里國于厥國別古里國達達國各以牛羊駝馬  
皮毳之物交易

金初於西北招討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間置權場以易  
北方牧畜

金史食貨志曰權場者與敵國互市之所也皆設  
場官嚴厲禁廣屋宇以通二國之貨歲之所獲亦  
大有助於經用焉

熙宗皇統元年正月夏國請置榷場許之

至世宗大定二年四月夏使朝辭乞互市從之三年  
市馬於夏國之榷場十二年帝謂宰臣曰夏國以珠  
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乃減罷保安蘭  
州榷場二十一年正月夏國王李仁孝上表乞復置  
榷場帝以保安蘭州無所產而且稅少惟於綏德為  
要地可復設互市命省臣議之宰臣以陝西鄰西夏  
邊民私越境盜竊緣有榷場故奸人得往來擬東勝

可依舊設陝西者並罷之帝曰東勝與陝西道路隔絕貿易不通其令環州置一場尋於綏德州復置一場章宗明昌二年正月諭有司夏國使可令館內貿易一日尚書省言故事許貿易三日從之承安二年九月以夏使朝辭詔答許復保安蘭州權場

二年五月許宋人之請遂各置權場於兩界

九月命壽州鄧州鳳翔府等處皆置權場至海陵正隆四年正月罷鳳翔府唐鄧潁蔡鞏洮等州并膠西縣所



置者而專置於泗州尋伐宋亦罷之世宗大定四年  
以尚書省奏復置泗壽蔡唐鄧潁密鳳翔秦鞏洮諸  
場十七年二月諭宰臣曰宋人喜生事背盟或與達  
實交通謂西遼耶律達實恐枉害生靈不可不備其陝西沿  
邊榷場可止留一處餘悉罷之令所司嚴察奸細承  
安三年宋界諸場以伐宋皆罷泰和八年八月以與  
宋和宋人請如舊置之遂復置於唐鄧壽泗息州及  
秦鳳之地

臣等謹按皇統二年即宋高宗紹興十二年也是年五月亦置淮西京西陝西諸路權場正隆四年即紹興二十九年也是年二月亦罷沿邊權場存其在盱眙者蓋宋金權場置罷大畧皆遙相應云海陵正隆五年八月命權貨務起赴南京

金史地理志曰海陵貞元元年更號汴京為南京府三一曰開封有藥市四權場

世宗大定七年禁泰州場不得賣米麵及羊豕之腊并

可作軍器之物入外界

至宣宗貞祐元年秦州權場為宋人所焚二年陝西  
安撫副使烏庫哩揚珠復開設之

金史完顏弼傳曰烏庫哩揚珠置秦州權場弼為  
陝西路統軍使以擅置移文問之揚珠曰近日入  
見許山外從宜行事秦州自宋兵焚蕩權場幾一  
年矣今既安帖復宜開設彼此獲利歲收以十萬  
計對境天水軍移文來請如俟報可實慮後時弼

奏其事宰臣以楊珠雖擅舉而無違失苟利於民  
專之亦可帝曰朕固嘗許其從宜也

十三年正月寬權場誤犯邊界罪

尚書省奏南客車俊等因權場貿易誤犯邊界罪當  
死帝曰本非故意可免罪發還毋令彼國知之恐復  
治其罪

二十一年十二月禁壽州權場受分例

食貨志曰分例者商人贄見場官之錢幣也

章宗明昌二年七月修泗州等處榷場

尚書省以泗州榷場自前關防不嚴遂奏定從大定  
五年制官為增修舍屋倍設闌禁委場官及提控所  
拘權以提刑司舉察惟東勝靜慶州來遠軍者仍舊  
餘皆修完之

承安二年秦州非子場復置於保安蘭州

食貨志曰泗州場大定間歲獲五萬三千四百六  
十七貫承安元年增為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

六百五十三文宋亦歲得課四萬三千貫秦州非  
子城場大定間歲三萬三千六百五十六貫承安  
元年歲獲十二萬二千九十九貫又興定元年集  
賢諮議官呂鑑言嘗監息州權場每場獲布數千  
疋銀數百兩兵興之後皆失之

三年十月開權場於錫喇努尋定見錢入外界罪

從行樞密院奏也先是九月行樞密院奏薩察等告  
開權場擬於錫喇努安置許自今年十一月貿易尋

定制隨路權場若以見錢入外界與外人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

宣宗貞祐三年七月議聽權場互市用銀計數稅之

時共議於帝前帝曰如此是公使銀入外界也平章穆延盡忠叅知政事烏庫哩德升曰賞賜之用莫如銀絹而府庫不足以給之互市雖有禁而私易者自如若稅之則欲不及民而用自足平章珠格高琪曰小人敢犯法不行耳況許之乎今軍未息而產銀之

地皆在外界不禁則公私指日罄矣帝曰當熟計之  
興定二年四月侍御史完顏蘇呼請宣諭高麗復開互  
市從之

時參知政事伊爾必斯貸糧高麗不應輒以兵掠其  
境詔遣人往諭使知興兵非上國意故蘇呼有此請  
金史完顏蘇呼傳曰蘇呼言臣近請宣諭高麗復  
開互市事若令行省遣諭之不過隣境領受恐中  
間不通於高麗無由知朝廷本意彼世為藩輔未



嘗闕禮如遣信使明持恩詔諭之貸糧開市二者必有一濟苟俱不從則其曲在彼然後別議圖之可也帝是其言

元世祖中統元年四月置互市於漣水軍禁私商不得越境犯者死

七月又立互市於潁州漣水光化軍

臣等謹按是年即宋理宗景定元年也時賈似道當國稱臣納幣而帝以初立內難未寧故設為互

市以通和好焉

二年五月申嚴沿邊軍民越境私商之禁私販馬匹者死

八月宋私商七十五人入宿州議置於法詔宥之還其貨聽榷場貿易仍檄宋邊將還北人之留南者七月於高麗鴨綠江西立互市

從巴爾斯岱爾請也至次年正月罷高麗互市諸王塔齊爾請置之不從

三年三月獲私商南界者四十餘人命釋之

十月中書省奏與宋互市庶止私商及復逋民之陷於宋者且覘漣海二州不允

四年五月以禮部尚書馬伊濟貝兼領潁州光化互市至元元年正月罷南邊互市中嚴販馬越境私商之禁五月釋宋私商五十七人給糧遣歸其國二年三月罷南北互市括民間南貨官給其直九年十二月遣宋議互市使者南歸

十一年正月立建都寧遠都護府兼領互市監

十二年二月議以中統鈔易宋交會并發蔡州鹽貿易

藥材

十三年四月勅南商貿易京師者無禁

十四年四月置權場於碣門黎州與吐番貿易

是年立泉州等處市舶司

帝既定江南凡隣海諸郡與番國往還互易舶貨者  
其貨以十分取一粗者以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

之其發船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驗其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為之期日大抵皆因宋舊制而為之法至是始立市舶司一於泉州令孟古岱領之立市舶司三於慶元上海澈浦令福建安撫司楊發督之每歲招集舶商於番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時客船自泉福販土產之物者其所徵亦與番貨等上海市舶提控王楠以為言於是定雙抽單抽之法雙抽者番貨也單抽者土貨也

元史刑法志曰諸舶商大船給公驗小船給公憑  
每大船一帶柴水船八櫓船各一驗憑隨船而行  
或有驗無憑及數外夾帶即同私販犯人杖一百  
七船物並沒官內一半付告人充賞公驗內批寫  
貨物不實及轉變滲泄作弊同漏舶法舶司官吏  
容隱斷罪不敘

十五年十一月詔諭沿海官司通日本國人市舶

是年八月詔行中書省索多蒲壽庚等曰諸番國列

居東南島嶼者皆有慕義之心可因番舶諸人宣布  
朕意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  
至是復有是詔至二十九年六月日本來互市風壞  
三舟惟一舟達慶元路十月至四明求互市舟中甲  
仗皆具恐有異圖詔立都元帥府令哈喇岱將之以  
防海道

臣等謹按宋史瀛國公紀初蒲壽庚提舉泉州舶  
司擅番舶利者三十年景炎元年十一月端宗欲

入泉州詔撫壽庚而壽庚有異志及舟至泉壽庚  
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或勸世傑留壽庚則凡  
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既而舟不足乃  
掠其舟并沒其資壽庚乃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  
與淮兵之在泉者十二月遂以城降元又考元世  
祖紀至元十五年即宋景  
炎三年三月詔孟古岱索多蒲  
壽庚行中書省事於福州鎮撫平海諸郡故至八  
月復詔之如此此蒲壽庚畔宋入元之始末也



十八年九月詔商賈市舶物貨已經泉州抽分者諸處貿易止令輸稅

十九年令以錢易海外金珠貨物

用中書左丞耿仁言以鈔易銅錢令市舶司以錢易海外金珠貨物仍聽舶戶通販抽分十月泉州市舶司孟古岱言舶商皆以金錢易香木於是下令禁之惟鐵不禁

二十年六月定市舶抽分例舶貨精者取十之一粗者

取十之五

二十一年設市舶都轉運司於杭泉二州

官自具船給本選人入番貿易諸貨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已錢入番為賈犯者罪之仍籍其家產之半其諸番客旅就官船買賣者依例抽之

九月併市舶入鹽運司立福建等處鹽課市舶都轉運

司

至二十二年正月又詔立市舶都轉運司六月又省  
市舶司入轉運司二十三年八月以市舶司隸泉州  
司十一月改廣東轉運市舶提舉司為鹽課市舶提  
舉司十二月復置泉州市舶提舉司二十四年閏二  
月改福建市舶都轉運司為都轉運鹽使司

臣等謹按食貨志云二十二年併福建市舶司入  
於鹽運司改曰都轉運使領福建漳泉鹽貨市舶  
考元典章又作二十三年三月合併市舶轉運司

俱與紀異

罷禁海商

二十三年正月禁齎金銀銅錢越海互市

二十四年四月發新鈔十一萬六百錠銀千五百九十

三錠金百兩付江南各省與民互市

從江淮行省叅政實都請也

二十五年禁廣州官民毋得運米至占城諸番出糶

四月從行泉府司沙布鼎烏瑪喇請置鎮撫海船千戶

所市舶提舉司

二十六年正月江淮行省平章沙木斯鼎上市舶司歲輸珠四百斤金三千四百兩詔貯之以待貧乏者

閏十月江西宣慰使胡頤孫援沙布鼎例請至元鈔千錠為行泉府司歲輸珍異物為息從之

二十八年六月禁蒙古人往回回地為商賈者

二十九年閏六月回回人和卓穆蘇售大珠帝以無用却之

二十九年六月禁兩浙廣東福建商賈航海者

以征瓜哇故暫禁之俟舟師已發後從其便時伊克  
默色又招其瀕海諸國皆遣使者來附亦以禁商泛  
海留京師及三十一年十月弛商禁皆遣還其國

十一月命市舶驗貨抽分

中書省定抽分之數及漏稅之法凡商旅販泉福等  
處已抽之物於本省有市舶之地賣者細色於二十  
五分之中取一粗色十分之中取一免其輸稅其就

市舶司買者止於賣處收稅而不再抽漏舶貨物依  
例斷沒

三十年四月定市舶抽分雜禁

行大司農燕公楠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言泉州上  
海澈浦温州廣東杭州慶元市舶司凡七所上海等  
皆十五取一獨泉州三十分取一自今諸處宜悉依  
泉州為定制從之仍以温州市舶司并入慶元杭州  
市舶司併入稅務凡金銀銅鐵男女並不許私販入

番行省行泉府司市舶司官每年於回帆之日皆前期至抽解之所以待船舶之至先封其堵以次抽分違期及作弊者罪之

刑法志曰諸市舶金銀銅錢鐵貨男女人口絲棉段疋銷金綾羅米糧軍器等不得私販下海違者舶商船主綱首事頭火長各杖一百七船物沒官有首告者以沒官物內一半充賞廉訪司常加糾察諸市舶司于回帆物內三十分抽稅一分輒以



非理受財者計贓以枉法論番國遣使奉貢仍具  
貢物報市舶司稱驗若有夾帶不與抽分者以漏  
舶論海門鎮守軍官輒與番邦回舶頭目等人通  
情滲泄舶貨者杖一百七除名不叙

臣等謹按元典章載是年八月所定市舶則法二  
十二條除元史食貨刑法二志撮其大要外一權  
要富戶與販舶船恃勢欺隱被人首告斷沒治罪  
即於錢物內以三分之一充賞一所司官員勒令

舶商帶貨取利作弊者被人首告糾斷如前例一  
僧道伊嚕勒昆達實密過番興販一例抽分一冬  
汎北風發時請令公據公憑明填所往何處不許  
越過他國至次年夏汎南風回帆止赴元舶司抽  
分不許越投他處一大小船所領公驗公憑各在  
船隨行違者即是私販許諸人告捕給賞斷罪一  
番船南船請給公驗公憑或回帆有被風遭劫事  
故須往官司陳驗得實方許銷元給憑驗字號如

妄稱者依例斷罪一海商自番國及海南買販物  
貨雖赴市舶抽分而在船巧為藏匿者即斷如漏  
舶一舶商梢水人等趁辦課程應優恤其家所在  
有司除免雜役一舶商開船市舶司輪差正官一  
員親行檢視各無違帶之物方許開洋併附載之  
九月立海北海南博易提舉司稅依市舶司例

三十一年

時成宗  
已即位

詔有司勿拘海舶聽其自便

成宗元貞元年閏四月詔禁行省行泉府司抽分市舶

船貨而同匿其珍細者

又以舶船至岸隱漏物貨者多命就海中逆而閱之  
二年八月禁舶商毋以金銀過海諸使海外國者不得為商  
是年又禁海商以細貨于馬八兒唄喃梵答刺亦納  
三番國交易別出鈔五萬錠令沙木斯鼎等議規運  
之法

大德元年罷泉府司

次年併澈浦上海入慶元市舶提舉司直隸中書省

二年置制用院

七年以禁商下海罷之

三年六月申禁海商以人馬兵仗往諸番貿易

七年二月禁諸人毋以金銀絲線等物下番

九年八月商胡塔齊爾以寶貨來獻以鈔六萬錠售其  
直

十年四月倭商有慶等抵慶元貿易以金鎧甲為獻命  
江浙行省平章阿喇卜丹等備之

武宗至大元年復立泉府院整治市舶司事

十一月中書省言行泉院專以守寶貨為任宜禁私  
獻寶貨者十一月追回回商虎符次年罷行泉府院  
以市舶提舉司隸行省四年仁宗即位又罷之六月  
拘收泉府司元給諸商販賣書

二年九月詔海舶興販金銀銅錢綿絲布帛下海者禁  
之

仁宗延祐元年復立市舶提舉司

仍禁人下番官自發船貿易回帆之日細物十分抽  
二粗物十五分取二

元史姦臣傳曰延祐改元特們德爾為右丞相奏  
往時使富民往諸番商販悉獲厚利商者益衆中  
國物輕番貨反重今請以江浙右丞曹立領其事  
發舟十綱給牒以往歸則徵稅如制私往者沒其  
貨從之

又王克敬傳曰克敬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延

祐四年往四明監倭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外番人情叵測必嚴兵自衛如待大敵克敬至悉去之且撫之以恩意衆皆帖然無敢譁者

七年四月

時英宗已即位

罷市舶司禁賈人下番

以下番之人將絲銀細物易於外國因併提舉司罷之

英宗至治二年三月復置市舶提舉司於泉州慶元廣東三路禁子女金銀絲綿下番



三年聽海商貿易歸徵其稅

泰定帝泰定元年令諸海舶至者止行省抽分

文宗天歷元年以中買寶貨蠹耗國財詔加禁止

中買寶貨之制泰定三年命省臣依累朝呈獻例給  
價是年以蠹耗國財禁之凡中獻者以違制論九月  
中書左丞相拜布哈又言回回人哈哈達自至治間  
貸官鈔違制別往番邦得寶貨無算法當沒官而倒  
刺沙私其種人不許今請籍其家從之

十一月詔日本舶商至福建博易者江浙行省選廉吏徵其稅

順帝元統二年十一月中書省請發兩艘船下番為皇后營利

明太祖洪武初設市舶司於太倉黃渡尋改於浙江福建廣東三市舶司

三年二月罷太倉黃渡市舶司凡番船至太倉者命軍衛有司封籍其數送赴京師八月瓊州海商

以香貨入京道溺死有司請驗數征其什一入官帝  
曰其人既不幸死將誰征令同行者與鬻之而歸  
所貨資於其家尋復設市舶司於寧波泉州廣州  
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洋諸  
國

明史食貨志曰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  
國貿易因設市舶司置提舉官以領之所以通遠  
情抑姦商俾法禁有所司因以消其罅隙也

二年九月定朝貢附至番貨欲與中國貿易者官抽六分給價償之仍免其稅

時定番王朝貢禮遂著為令

臣等謹按明律曰凡泛海客商船舶到岸將貨物盡實報官抽分不得停塌沿海土商牙儉之家違者有罪

四年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

是年九月戶部言高麗及三佛齊入貢其高麗海舶至太倉三佛齊海舶至泉州海口並請徵其稅詔勿徵

臣等謹按邱濬大學衍義補曰明雖沿前代市舶司之名而無抽分之法惟浙閩廣三處設官以待海外諸番之進貢者蓋懷柔遠人實無所利其入也今考實錄則官抽六分固未嘗無法第給價以償勿征其稅則依然無所利之意耳

八年五月遣內使往河州市馬

初西番素產馬其所用貨泉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之至者益少乃命內使趙成以羅綺綾帛并已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加撫循以通互市馬稍來集率厚其直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而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皆以馬來售矣

九年五月禁秦蜀軍民毋得入西番互市

二十年三月高麗表請不受馬直不聽

時仍諭延安侯唐勝宗侯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直償之駑弱不堪者量減其直

二十五年二月諭令西番回回來互市者毋入城

先是曾遣回回使西域諸國留其家屬居於西涼逗留五年不還其餘回回居邊上者又數劫掠為邊將所獲事聞帝以回回使者朝貢往來恐其因生邊釁命徙居揚州既而復有願挈家回本地者帝始疑其為覘我中國至是命遣使至甘肅諭都督宋晟等自

今西番回回來互市者止於甘肅城外三十里毋令  
入城若朝貢之使欲入城者聽至建文四年九月時  
成祖己即位陝西行都司奏回回可古思於寧夏市  
馬請官市之以資邊用從之命有司償其直上中下  
馬各給絹布有差軍民私市者禁之至十月又勅寧  
夏總兵白福曰回回來市馬者須立官市於城外定  
其價官與收馬為長久法仍嚴出境之禁永樂元年  
十月又諭都督宋晟曰凡進貢回回有馬欲賣者聽



於陝西從便交易須約束軍民勿侵擾之

二十七年正月命嚴禁私下諸番互市者

帝以海外諸國多詐絕其往來唯琉球真臘暹羅許  
入貢而緣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蠻  
夷為盜命禮部嚴禁絕之違者必寘之重法凡番香  
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者限以二月銷盡其兩廣  
所產香本聽土人自用亦不許越嶺貨賣蓋慮其雜  
市番香故併及之

成祖永樂元年八月設三市舶提舉司

帝以海外蕃國朝貢附帶物貨交易者須有官專主之遂命吏部依洪武初制於浙江福建廣東設市舶提舉司隸布政使至三年九月以海外諸番貢使益多命福建浙江廣東市舶提舉司各設駟以館之福建曰未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

臣等謹按洪武時既設市舶司至是乃定為提舉一員副提舉二員吏目一員分從五從六從九品有差互

見職官考

九月日本國貢使所載兵器命官為市之

禮部尚書李至綱奏日本貢使已至寧波凡番使入中國不得私載兵器鬻於民具有禁令宜命有司會檢番舶中刀槩之類籍封之送至京師帝不許至綱復奏刀槩之類在民間不宜私有則亦無所鬻惟當籍封送京帝曰無所鬻則官為準中國之直市之母拘法禁以阻遠人歸慕之心

十月西洋瑣里及刺泥國來互市免徵稅

西洋瑣里國王遣使來貢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  
請徵稅命勿徵又刺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刺泥  
等來貢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帝亦  
不聽

大學衍義補曰國家每歲恒以番夷所貢胡椒蘇  
木折支京官常俸蓋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  
助以視前代算間架經總制錢之類濫取於民者

豈不猶賢乎哉

三年三月福餘衛部屬來市馬

諭兵部曰福餘衛指揮使鼐爾布哈等奏其部屬欲  
來貨馬計兩月始達京師今天氣尚熱邊人畏夏可  
遣人往遼東諭保定侯孟善令就廣寧開京擇水草  
便處立市俟馬至官給其直即遣歸至五年二月勅  
鎮守遼東保定侯孟善緣外邦人來貢及互市者悉  
從其便但禁戢士卒勿擾之六年十一月遼東總兵

巫凱上廣寧馬市所市福餘衛馬牛之數帝曰中國  
非無馬牛而與為市蓋其服用物皆賴中國若絕之  
必生怨心朝廷許其互市亦是懷柔之仁也

十二月命河洮西寧諸處與西番易馬給以好茶  
帝聞守邊頭目等多用茶之惡謬者欺之甚且侵損  
其財物故諭兵部令巡按御史采察之

食貨志曰明初東有馬市西有茶市皆以馭邊省  
戍守費永樂間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

西一在開原城東五里一在廣寧皆以待朶顏三衛定直四等上直絹八匹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遞減既而城東廣寧市廢惟開原南關馬市獨存

四年冬朶顏福餘泰寧三衛饑請以馬易米帝命有司第其馬之高下各倍價給之

既而陰附韃靼掠邊戍復假市馬來窺伺帝下詔切責令以其馬贖罪十二年春納馬三千於遼東帝勅

守將王真一馬各予布四疋

六年正月設交趾雲屯市舶司

置提舉及副各一員接西南諸國朝貢者

臣等謹按食貨志雲必作雲南今從實錄

宣宗宣德八年六月命嚴私通番國之禁

八月復勅漳州衛指揮同知石宣等嚴通番之禁至

英宗正統十四年六月從福建巡海僉事董應軫言

舊例瀕海居民私通外國貿易番物洩漏事情及引



海賊劫掠邊地者正犯極刑家人戍邊知情故縱者  
罪同比年民往往嗜利忘禁復命申明禁之景帝景  
泰三年六月命刑部出榜禁約福建沿海居民毋得  
販販中國貨物置造軍器駕海船交接琉球國招引  
為寇時有言黃蕭養之亂多由海寇故禁之也

大學衍義補曰國家富有萬國固無待於海島之  
利然中國之物自足於用而外國不可無中國之  
物故私通溢出斷不能絕雖律有明禁而利之所

在民不畏死每犯法而罪之又再犯者并因以罪  
應禁之官吏蓋不徒無其利而又有其害矣

英宗正統三年四月立大同馬市

時衛喇特遣使貢馬尚書魏源等請援遼東開原例  
開馬市帝以馬市勞軍民勿置尋以大同巡撫盧睿  
言大同立市庶遠人駝馬軍民得與平價交易且遣  
達官指揮李原等通驛語禁貨兵器銅鐵從之

四年四月禁夷人市耕牛及銅鐵器

遼東都指揮僉事畢恭奏夷人歸自京師道過邊境輒以所得綵幣或駕馬市耕牛及銅鐵器臣以耕牛邊人所恃以為生而銅鐵器外國所資以為用乞禁勿與市命如所奏

景帝景泰三年五月瓜哇國使臣乞以賜物貿易油麻之類於廣東許之

憲宗成化二年八月以茶及青稞與西番市馬

兵部奏陝西各邊屢奏缺馬西寧至甘州番族多產

馬地彼所缺者茶與青稞若與互市則善馬一匹不  
過用茶百斤青稞十五石價值既輕較之京師關領  
又免路途瘦損宜查陝西官茶并糴買青稞就彼互  
市從之

十四年三月復開遼東三衛馬市

時陳鉞撫遼東復開之通事劉海姚安肆侵牟朶顏  
諸部懷怨擾廣寧不復來市兵部尚書王越請令叅  
將布政使官各一負監之母有所侵剋遂治海安二

人罪尋令海西及朶顏三衛入市開原月一市廣寧  
月二市以互市之稅充撫賞

孝宗弘治元年五月命北人入貢者聽其貿易

給事中夏祚等言彼外稱納貢內蓄奸謀恐譯字通  
事貪其賄賂以中國情事告之為害匪淺尚書余子  
俊以為待之不厚恐傷向化之心但乞榜示京師  
軍民不許欺凌聽其公平貿易為便祚等遂復劾子  
俊帝曰開市亦舊例惟禁約私交毋漏洩情事有司

其知之十八年五月福餘衛酋長諾納海等款塞悔過  
請通互市如故至武宗正德時令驗放入市者依期  
出境不得挾弓矢非互市日毋輒近塞垣

武宗正德元年十月以御馬監劉彛管福建市舶司事  
三年十月命各番進貢毋得入境市物其以物售之者  
治以重罪

通事王喜等奏哈密使臣舍音和善等來貢夾帶私  
物虛糜供給禮部奏各番朝貢例許稍挾私貨蓋羈

康遠人宜俯順其情也且哈密城池之役舍音和喜亦與有勞須加寬假以示恩意其獲賜鈔錠數多輸之於彼既無所治而載之於途大有所費宜移文鎮巡等官聽其量帶方物來京貿易但不可入境市物以勞驛傳帝從之故有是命

十二月許泰寧等三衛番人入貢還市牛及田器禮部請遣通事伴回為之平市仍命鎮巡官戒之勿雜市違禁器物因擾害地方制可

四年三月詔以內官監畢真代熊宣領廣東市舶司  
暹羅國船有為風飄泊至廣東境者鎮巡官會議稅  
其貨以備軍需市舶太監熊宣計得預其事以要利  
乃奏請於帝禮部議阻之詔以宣妄攬事權令回南  
市辦事以真代之至五年七月真言舊制泛海諸船  
皆市舶司專理近領於鎮巡及三司官乞如舊便禮  
部議市舶職司進貢方物其泛海客商及風舶番船  
非勅旨所載例不當預中旨令如熊宣舊例行宣先



任市舶嘗以奏請兼理為禮部所劾而劉瑾私真乃  
謬以為例云

世宗嘉靖二年罷市舶司

時日本使宗設索卿分道入貢互爭真偽市舶中  
官賴恩納素卿賄右素卿宗設遂大掠寧波給事中  
夏言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市舶既罷日本海賈  
往來自如海上奸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  
賊二十六年倭寇百艘久泊寧台數千人登岸焚劫

浙江巡撫朱紘訪知泊主皆貴官大姓市番貨皆以  
虛值轉鬻牟利而值不時給以是構亂乃嚴禁海禁  
毀舢舨奏請鑄諭戒大姓不報然是後通番大猾紘  
輒以便宜誅之御史陳九德劾紘專殺啟釁帝逮紘  
聽勘紘既黜奸徒益無所憚外內交訐釀成禍患汪  
直徐海陳東麻葉等起而海上無寧日矣三十五年  
倭寇大掠福建浙直都御史胡宗憲遣其客蔣洲陳  
可願使倭宣諭還報倭志欲通貢市兵部議不可乃

止

大學衍義補曰查戶律有舶商匿貨之條固未嘗  
禁人泛海為商也第當如前代互市之法庶幾置  
市之名與事相稱或者謂恐招邊患則以前代史  
冊考之海上諸番從未有為邊寇者且暹羅爪哇  
隔越漲海地勢不接非西北諸番比惟日本號為  
倭奴人工巧而國貧窘屢為沿海之寇當遵祖訓  
不與之通若他國當令濱海之處有欲經販者先

期赴告船司審勘無碍即許自陳造船若干料收  
販貨物若干種經行某國何時回還並不敢私帶  
禁物透漏情事待其回帆差官封檢抽分之餘方  
許變賣如此則歲計常賦之外未必不得其助亦  
足國用之一端也

臣等謹按王圻考謂祖訓有云日本限山隔海得  
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毋使興兵  
致伐但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而

中國必欲得之故設立市舶司自市舶罷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訐海上無寧日矣圻之意蓋以海舶不可罷也然若邱濬大學衍義補則謂諸番可以泛海互市惟日本常為寇斷宜遵祖訓不與之通云

三十年三月以總兵仇鸞言詔於大同宣府開馬市命侍郎史道總理之

諸達以去歲冬自宣府求貢朝議不允入春請求益

數屢叩宣大諸邊陳款求通貢市于是宣大督撫蘇  
祐等以其事聞畧曰去年諸達逆天犯順震驚畿輔  
今者復屢以貢市為請雖變詐難以遽信而揆情度  
勢有難直拒者在諳達以求貢為名其詞順而朝廷  
許之其體尊第當不忘戒備外示羈縻內修戰守令  
其將各部人衆於宣大延寧分投開市以我之布帛  
米糧易彼之牛羊騾馬既可以中彼所欲亦可因以  
壯我邊備詔兵部會廷臣議咸寧侯仇鸞等議永樂

成化間諳達等求開馬市皆嘗設於遼東以待海西女直及朵顏三衛諸國今宜比照遼東事例暫為允許請令練習邊事大臣一員奉勅詣大同選委彼所素服之叅遊一員會同總督鎮巡召集部落宣諭威德許於大同五堡邊外開立馬市兵部發馬價銀十萬兩買紬緞等物充用其宣府咸寧諸鎮聽各督撫酌量地方與就近各國部落開市每年四次俱於季終約限馬數仍諭各鎮嚴兵益備用戒不虞其綏撫

防範事宜悉聽差去大臣酌議務求經久可行俟市  
易畢日還京帝意猶未決以問大學士嚴嵩嵩以一  
年四次期密而費廣惟許開二次為宜乃命歲開二  
次馬價如議給發各總鎮仍嚴緝姦細無令私自交  
通爭利啟釁漏洩邊情違者重治不貸尋又諭吏部  
致仕侍郎史道以原職兼僉都御史前赴大同經畧  
邊事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以讐耻未雪而遽議和示  
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疏入帝頗心動仍下



鸞及大學士嚴嵩尚書趙錦等議鸞攘臂詈曰豎子  
目不覩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  
止已而諳達數敗盟入寇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  
則寇大同幣未出境警報隨至帝始悔之召道還然  
諸部嗜馬市利未敢言大舉而邊臣亦多畏懾以  
互市啗之明年罷大同馬市宣府猶未絕抄掠不已  
乃并絕之

繼盛疏畧曰去歲諳達悖逆大肆猖獗今求開馬

市之書大肆無狀宜決策北伐問罪興師而廷議以開市許之請陳其不可者有十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彼辱我如是不能聲討反與之和忘天下之大仇一不可也頃下北伐之命天下方引領以望王師而一旦改為和議失天下之大信二不可也以堂堂天朝而下與彼為市損國家之大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莫不思決一死戰聞馬市既開則謂朝廷無意于報讐灰豪傑効用之志四

不可也自去歲來天下頗習武事和市既成則封  
守日潰將士日偷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  
大吏民向雖私通猶畏法而不敢肆今以互市為  
解私通勾引開邊方交構之門六不可也天下罹  
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思亂特畏威而不敢動耳今  
謂國家兵威不足將啟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  
去歲深入雖未一戰猶以我倉卒無備也今議兵  
半年而竟許和市長外國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

彼變詐無常今我遣重臣載金帛至邊彼或違約  
不來或因互市而斬關以入或今日互市而明日  
入寇或遣衆而駕言別部落或以羸馬而過索重  
價或因市馬而過要重賞或別有分外不堪之求  
是隨邊人狡猾之計九不可也歲費數十萬得馬  
數萬匹互市不已則彼馬日少而我財亦乏計將  
安出不為國家深長之慮十不可也夫為此議者  
曰我外為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力以修武備夫

寇欲無厭也萬一不能盡如其意勢必敗盟則彼  
之入寇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求為失信曾足以羈  
縻之乎如果修武備以圖戰守則固無藉此為矣  
其謬一曰方今急缺馬正欲市之夫馬不過為北  
征計耳如互市可無事則又安用馬況彼安肯以  
良馬予我乎其謬二曰暫許市以結其心漸將通貢  
可為永利夫今稱貢者豈古所謂咸賓來王者乎  
不過賄以重利以苟安目前耳況市則我猶得

以少償其費貢則彼徒手取重利矣其謬三曰彼  
既利我必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其用日繁市馬  
之利足盡供其衆乎不足安肯守小信而自困縱  
可羈縻不過二三年將何以善其後哉其謬四曰  
佳兵不祥與其勞師動衆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  
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為上  
噫是猶人身癰疽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損國威  
養寇患必自此始其謬五此十不可五謬者人皆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六

知之然有為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莫敢一  
言乞陛下奮獨斷悉按言開互市者更發明詔選  
將練兵不出十年臣請為陛下竿諳達之首於藁  
街以示天下萬世

三十九年正月淮揚巡撫唐順之議復三市舶司部議  
從之

順之先以右通政視師浙直既擢淮揚巡撫乃條上  
海防善後事宜凡七事其一謂浙福廣三省原設三

市舶司所以收其利權而操之於上使奸民不得乘其便今數者皆廢壞宜令諸路酌時修舉從之

王圻曰吳萊論市舶云辛毗對魏文帝言罷我互市任彼貿易中國免微利之名外國知効順之實計莫便於此蓋惟商道不通而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不免巧生計較商轉而為寇商道既通則寇復轉而為商彼既犯國禁思圖苟安因嚙引勢家惹起奸圖按國初禁海之例始因倭夷違諭而來



繼恨林賢巨燭之變

見明史外國傳

故欲閉絕之非以通商

之不便也惟不通商而止通貢所以正德年間各

道爭貢以現市利在彼國則強請勘合倭王遂不能

制在中國則有宗設宋素卿之禍而漳寧惡少負固橫

行推厥所由各有行商之意而終貽地方之害耳

四十四年九月罷寧波市舶司

先是言者嘗欲比廣東事例開市舶以通海夷至是

浙江巡撫劉畿言寧波舊設市舶司聽其貿易征其

舶稅行之未幾以近海奸民侵利啟釁故議裁革今人情狃一時之安又復議覆不知浙江沿海港口多而兵船少最難開防此釁一開則島夷嘯聚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戶部亦以為然事遂寢

穆宗隆慶五年九月復開宣大等處互市

先是嘉靖三十九年正月寇犯宣府洗馬林等堡副總兵馬芳督兵拒却之又福餘衛夷人長博囉等入開原馬市索賞不遂夜襲殺哨軍遁出關至隆慶四年

十月諳達孫巴罕與濟來降五年八月許河套部互市九月三鎮貢市成蓋自封貢互市之議起而宣大互市復開邊境稍靜然撫賞甚厚要求滋甚邊費反過當矣

臣等謹按外國傳諳達請輸馬與中國鐵鍋布帛互市總督王崇古條議立互市其規如弘治初北部三貢例番以金銀牛馬皮張馬尾等物商販以緞紬布疋釜鍋等物開市日來者以三百人駐邊

外我兵五百駐市場期盡一月市場陝西三邊有  
原立場堡大同於左衛北威遠堡邊外宣府於萬  
全右衛張家口邊外山西於水泉營邊外兵部採  
其議定市令秋市成西部濟農等亦請市詔予市  
江山堡暨清水營又詣達二子曰賓圖居松山曰  
巴圖居西海並求互市多桀驚詣達諭之亦漸馴  
自是約束諸部無入犯歲來貢市西塞以寧此所  
謂互市復開邊境稍寧者也

神宗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分遣中官領浙江福建廣東  
市舶司

自嘉靖末年福建開而復禁至是復通福建互市惟  
禁市硝黃已而兩市舶司悉復以中官領職如故

王圻曰今之論者一曰市舶當開一曰市舶不當  
開皆非也貢舶與市舶一事也凡外夷貢者皆設  
市舶司領之許帶他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  
互市是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

矣西番琉球從未寇邊其通貢有不待言者日本  
叛服不常故獨限其人舟之數定以十年之期今  
第言市舶當開而不論是期非期是貢非貢則分  
貢與市為二不必俟貢而常可互市紊祖宗之典  
章矣市舶與商舶二事也貢舶為王法所許司於  
市舶貿易之公也海商為王法所不許不司於市  
舶貿易之私也日本原無商舶乃西洋原貢諸夷  
載貨舶廣東之私澳官稅而貿易之既而欲避抽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六

四十七

稅省陸運福人導之改泊海滄月港浙人又導之  
改泊雙嶼每歲夏來冬去豈可與貢船相混乎顧  
海商常恐遇寇海寇惟恐不遇商自甲申歲凶雙  
嶼貨壅而日本貢便適至海商遂販貨以隨售倩  
倭以自防官司禁之不得西洋船原回私澳東洋  
船徧布海洋而向之商船悉變為寇船矣故不知  
者謂倭寇之患起於市舶不開市舶不開由於入  
貢不許許入貢通市舶中外得利寇志泯矣是不

然夫貢有定期使其來以時未嘗不許則市舶未嘗不通何開之有使其來無定時驗無佐証雖欲許得乎貢不可許市舶獨可開乎大抵善施恩者施之於威伸之後則人知恩今寇犯順數年雖屢大捷而禍猶未殄倭未知畏須肅清之後俟其請罪來貢然後許之則撫下之仁事上之義兩得之矣

二十三年開遼東義州木市



從巡撫李化龍請也二十六年又從巡撫張思忠奏  
罷之遂并罷馬市

李化龍傳曰萬歷二十二年化龍巡撫遼東邊塞  
警服進兵部侍郎明年小德沁悔禍款塞請開木  
市於義州化龍許之上疏言木市開有五利河西  
無木皆在邊外叛亂以來仰給河東以邊警又不  
時至故河西木甚貴市通則材木不可勝用利一  
所疑于德沁者無信耳彼重市為生路當市時必

不行掠即今年市而明年掠我已收今年不掠之利矣利二遼東馬市成祖所開無他賞本聽商民與交易木市與馬市等有利於民不費於官利三大舉之害酷而希零竊之害輕而數小德沁不掠錦義零竊少矣又西不助長昂東不助綽哈則敵勢漸分即寧前廣寧患亦漸減且大舉先得報又得預為備利四零竊既希邊人益得備利五疏入從之化龍尋以病去木市亦停其後總兵官馬林

復議開市與巡撫李植相左論久不決小德沁遂  
復為寇云

二十九年十二月詔復朶顏馬市

時長昂與董呼哩等皆納款又請復寧前木市亦許  
之

李成梁傳曰是年成梁再鎮遼東時土蠻長昂及  
巴圖爾已死寇抄漸稀而開原廣寧之前復開馬  
木二市諸部耽市賞利爭就款以故成梁復鎮八

年遼左少事

三十年閏二月復河套諸部貢市

至三十三年夏詔革東部市賞三十五年許東部宰桑及哈爾吉等復貢市閏六月復河套諸部貢市

熹宗天啟三年正月紅夷遣人求互市

福建巡撫商周祚言紅夷入我彭湖專人求市辭尚恭順及見所請不允突駕五舟犯我內地被官兵殺傷後乃遣人請罪仍求互市蓋夷雖無內地另市之

例而閩商給引販咬啣吧者原未嘗不與紅夷交易  
今許止遵舊例仍往咬啣吧市販不許在內地另開  
互市之名諭令速離澎湖揚帆歸國詔兵部議至四  
月周祚以紅夷遵諭拆城徙舟報聞命兵部知之

臣等謹按明實錄紅毛夷者乃西南賀蘭國遠夷  
從來不通中國惟閩商每歲給引販大泥國及咬  
啣吧紅夷就彼地轉販萬厯三十二年有奸民潘  
秀賈大泥國勾引以來據澎湖求市中國不許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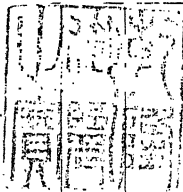
令仍舊於大泥貿易嗣因途遠商船去者絕少即  
給領該澳文引者或貪路近利多陰販呂宋夷滋  
遠望疑呂宋之截留其賈船也大發夷衆先攻呂  
宋復攻香山澳俱為所敗不敢歸國遂流突閩海  
澎湖城而據之辭曰自衛實為要挾求市之計但  
此夷所恃巨艦大砲便於水而不便於陸又其志  
不過貪漢財物耳既要挾無所得漸有悔心諸將  
懼禍者復以互市餌之彼析城遠徙故餌令聽命

實未嘗一大創之也

四月詔發馬價銀赴大同預備明年互市

太僕寺發銀三萬解赴大同預備四年互市馬價之用從樞臣董漢儒請也五年正月又於常盈庫貯馬價銀內動支一萬兩差官解赴陝西備五年互市五月通政使叅議楊紹震言宜令各官撫賞俱用折色而別以布帛茶酒及奇異玩好等物置為官市高其價而貨之使彼中吾術而莫喻利歸我而不知部覆

請移咨樞輔採擇施行帝然之至愍帝崇禎元年革  
廣寧及薊鎮塞外諸部賞諸部饑告糴不許自此遂  
無復有貢市事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六

五十二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二十六